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第586期

木垒书院的杏花

□ 刘亮程

今年春天杏花开得繁，花朵把枝条都压弯了。去年杏花开时下了一场大雪，杏花全打落，一颗杏子都没结。我们从杏树下来回走过，抬头朝树上看，树或许知道我们在看啥。没结杏子这年，树叶长得特别密，它的劲都用在长叶子上，层层叠叠的叶子像在故意遮掩什么，让我们总以为叶子后面藏着杏子。

书院有47棵老杏树，是来书院耕读的一个女大学生说的，她赶上杏子熟，挨个将每棵树的杏子尝了一遍。她告诉我每棵树的杏子味道都不一样，还指给我一棵树的杏子最甜，让我自己吃，别说给别人。

她走后我认真数了一遍杏树，从东北角那片高大的老杏树林，数到西边山坡的杏园，只有45棵。不知道她多数的那两棵杏树长在哪里。或许她把一棵杏树和它的影子数成了两棵。或许在这个长着榆树、白杨树、沙枣树、桃树的园子里，真有两棵我没看见的杏树，隐在其它树木的影子里，我没看见它开花，也没尝过它结的果。

我也想把书院每棵树的杏子尝一遍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可能只在杏花开时，沿山坡小路走过杏园。小路不会通到每棵树下。当年我带着工人用水泥砖铺小路时，只让路经过几棵大杏树，靠栅栏那几棵杏树被路撒远了。它们因为缺水或别的原因长得半死不活。我也从没走过去摸摸它们的半枯树干。或许连它们的花香都没闻见过。我只是远远看它们开半树的杏花，我喜欢它们开着半树花朵的样子。我希望它们今年开左边的半树花，明年开右边的半树花。其实它们右边的半棵树已经枯死好多年。

每棵杏树的花都不一样，有粉红色花、红花、雪片一样的白花，花瓣颜色不同，散发的香味便不同，结的果实自然也不同。可我真的没有尝遍每棵树的杏子。每年杏子都落一地。无风的夜晚，我躺在床上，听见杏子熟落的声音。有时一两颗，有时一大片，寂寞地落。有风的夜晚杏子落得更多，杏子落地的声音掩埋在风声里，我听不见。

一年有朋友来书院熬杏酱，蹲树下一会儿，拣一篮杏子。一锅一锅熬。熬成的金黄杏酱装满好多瓶子，给书院留一些，剩下的自己带走。第二年杏熟时邀她再来熬杏酱，说不了来，去年熬的够吃几年。我们刚到书院那年，遍遍地熟落的杏子，便拣来晒杏干。我妈、我夫人、厨师，全上阵，拣来的杏子掰两瓣，放筛子上晾晒，晒干了装几大纸箱，送人带自己吃，几年过去了库房里还有半箱子杏干，生了虫。之后我们便对落地的杏子视而不见了。任鸟和老鼠去吃。杏子熟的时候，地里种的甜瓜西瓜西红柿都熟了，连苹果都泛红可以吃了。可能有一年我都忘了吃一颗杏子，更别说尝遍满园杏子。

我外出两天回来杏花全落了，院子里像下了一场雪，那些白色粉红色的花瓣铺满地，不忍去踩。苹果花盛开起来。从文学馆到孔子像，到菜地边，一路花团拥簇。杏树先开花，花败了，幼果结住再生叶。苹果树先生叶再开花，一前一后隔了10天。正是昨夜吹落杏花的风雨，吹开了苹果花。

说到风，去年留在菜地听风的一片玉米秆，上午被我割倒。该犁地种菜了。去年秋后我们把菜地的豆角秧、茄子辣椒秆都割了，剩一片玉米秆。我喜欢风刮过玉米秆的声音。冬天院子寂静，除了狗、鹅的叫声，还有我们一家人偶尔的说话声，剩下就是风声了。我能清晰辨认出风刮进院子的细微声音。风吹过西边山梁的厚厚积雪，雪粒冷硬的响声跌下坡来碰到稀疏的老杏树干上。落光叶子的树发出一堆一堆的枯冷声音。当风刮过苹果园旁那排高高的榆树，落到玉米地时，风声被扁长的玉米叶子撕碎成一片哗啦声，每片玉米叶都在留住风。我在熟悉的玉米叶子哗啦声里，走过院子，黄狗星星跟在后面，它能听到老鼠在厚雪中潜行觅食的声音，还有云朵在碧空侧身缓行的声音。杏花花谢的那个夜晚，千万朵花瓣落地的声音它都能听到。我回来时，一堆一堆的花香被风吹散。翻过山梁的微风里，是东边另一个村庄的苹果花香。我们院子的苹果花也一堆一堆地香起来。

（摘自2025年5月19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（●图片来自网络）

杏干

□ 肖复兴

我自幼喜欢吃杏，每年杏上市短短的几天，总不会放过它。那时候，杏很便宜，几分钱就能买一斤。比起枇杷、荔枝这样富贵的水果，杏是属于平民的，它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。

到北大荒插队两年多后，我才第一次回北京探亲。是秋天，回到家，寒暄后，吃过饭，我爸我妈从床铺底下掏出一个纸箱。我不知道箱里藏着什么宝贝。打开箱子一看，是花生和瓜子。那个年月，只有过春节时，才有花生瓜子供应，每户半斤花生半斤瓜子。我知道，这是父母那时候买的，没舍得吃，一直留到现在，等着我回来。

我妈蹲下身子，伸出手，扒拉开花生瓜子，我看见了，埋在下面的是杏干，已经完全没有了杏金黄的颜色，变成土褐色，萎缩着，蜷曲着，像雾霭中弯弯的月牙。她手捧着一把杏干让我吃。我妈知道我从小爱吃杏，吃不到树熟的鲜杏，她就晾了这么多杏干。

我吃了花生、瓜子和杏干。放的时间久了，花生和瓜子都有了哈喇味，但是杏干没有放坏，酸甜酸甜的，很好吃。

她问我：“怎么样？”我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好吃！”

可以说，到北大荒的那些年，我几乎没有和杏失约，吃不到树熟的鲜杏，也有我妈晾晒好给我留的杏干。

前几年，到兰州，赶上杏熟时节，满街好多卖杏的，有一处在纸牌子上写着“金妈妈杏”。我见识短，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的杏，觉得富有人情味，很好奇，便买了他家的杏。卖主儿一边给我称杏，一边说：“算你有眼光，这是我们甘肃的名产，敢说是全国最好吃的杏！不信你就尝尝吧！”

我问他为什么叫“金妈妈杏”，他答不上来，说：“反正我们这里都这么叫！妈妈呗，还有比妈妈更亲更好的吗？”

（摘自2025年5月9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开始是一粒种子

□ 初程

无论在春天种下一棵什么树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希望。它们只是在春天刚刚出发，却早已在未及的夏天枝繁叶茂，在未至的秋日披挂一身辉煌，落一片叶就是陨落一道霞，美到让人于心不忍。

每个崭新的开始，都让人充满希望与期待，此时，也总有无限的认真与热情投入其中。这个开始就像一粒种子，在希望与期待中，这粒种子已经去过四季到过未来，花开如期，落叶如信，在风里在雨里，在艳阳下在月光里，经历风霜雨雪的祝福，完成它们本该兑现的所有最好的模样。尽管，它还只是一粒种子。

每个开始，都会提前预支美丽和欣喜，否则开始就不值得开始。

可是，并非春天的种子，都会如数抵达秋天。要允许有一些坏种子：允许有一些种子无法长成，可能是季节没有成全，也可能是运气不够好；还要允许一些人笨手笨脚，不擅长照料那些种子。

所以，其实也不必太过苛责自己的虎头蛇尾，或者对自己的三分钟热度惭愧不已。风风火火的开始，冷冷清清的结束，也是某一粒种子会走的路。允许一些开始，太仓促，还不够成熟；允许一些开始不了了之、无疾而终，不了了之也是一种了之，无疾而终也是一种终；允许一些开始，努力过后，就是没办法走到结尾。

还好是春天，春天帮助所有的种子出发，允许一切热情澎湃地开始。向春天学习就好，至于秋天，还在远路上。

（摘自2025年5月18日《今晚报》）



原来并不难呐

□ 绿茶

最近，我通过了一场考试，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的考试。

女儿在荷兰读研，我退休之后可能会两头跑，如果能考一个这样的证，没准可以把我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带到国外去。机构也一再强调这个证的含金量，那就去考一个吧。于是，在年近五十岁的时候重新走进课堂。

机构位于华师大东，我住在华师大西。每个周末的清晨，我从家里出发，穿过师大校园去机构，一路上遇到无数年轻学子，他们青春的模样，让我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一些。

班上有二三十位学员，最小的是一名高二女生，她准备出国读大学，已经在着手申请，见缝插针地来学这个证。她说，将来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教人家汉语。

这是个计划性目标感很强的姑娘，喜欢苏东坡，网名就叫子瞻。有一天她背着一个巨大的装备来，原来她还在学习花式剑术，上完课后要去剑馆练剑。

静比我小三四岁，也是妈妈级学员，她是北理工毕业的硬核工程师，先生是公司高管。她给我们讲她在国内外旅游时感受到的不同文化，尤其是在普吉岛上，有一天看到酒店服务生听到音乐就放下手中工作随音乐跳舞，那种松弛感，那种享受当下，给一向严格自律的她以冲击。她的儿子已拿到澳洲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，她准备辞职去陪读，这个证可以帮她在陪读之余找一份工作，毕竟现在想学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。

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汉语、中国文化，讲教育理论以及教案设计，使我对自己的原有知识结构有所修补和重建，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。

主讲老师是位男士，北方人，高大，白净，性格温和，从北师大毕业后做过翻译，在不同的学校当老师。他养了两只猫，他身上的休闲西装上可以看到猫毛。老师目前单身，学员中有一个性感美女每每问他问题，他会脸红。我就觉得老师还像个大男孩。

那个美女有一头浓密长发，爱健身，在练泰拳，她说自己喜欢泰国，将来也许会去那边生活，那边很多学校需要汉语老师，她就先考个证再说。

给我们授课的另一位老师在法国的孔子学院工作过，长得秀气，讲课条理清晰，发音标准，她讲课时机构特意派了摄影师在后面录像，这是将来要制作成网课的。

我认真地听讲、备考，考试也是一次性就通过，顺利拿到了证。只是后来女儿回国发展，我也没有真的把这个证派上用场，但是也不后悔。因为，真的学到了东西。

比如在考试中有一道必考题，是关于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的算法，老师用一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相关知识以及具体算法，我能听懂，但要命的是，我记不住天干地支所对应的那22个字。

老师顺口溜似的说出一串字来，我只记得各自的前八个：甲乙丙丁……子丑寅卯……

我小的时候，爸爸曾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讲，要我记住，当时我不以为然，现在谁还记农历。如今，我不得不逼着自己记了。一次次念、背，在纸上划拉，睡前回忆，早上起床后复习，终于记全了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一同记住的还有十二地支对应的十二生肖。

原来，只要用心，并不难啊。这也算是这次考证给我带来的另一个认知上的收获了。

（摘自2025年5月10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严子陵钓台

□ 汪曾祺

我小时即对桐庐向往，因为看过影印的黄子久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知道那里有个严子陵钓台。还听过一个饶有情趣的故事：严子陵和汉光武帝同榻，把脚丫子放在刘秀的肚子上。弄得观察天文的大史大惊失色，次日奏道：“昨天晚上客星犯帝座……”因此，友人约作桐庐小游，便欣然同意。

桐庐确实很美，吴均《与宋元思书》是古今写景名作：“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”并非虚语。严子陵是余姚人，为什么会跑到桐庐来钓鱼？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里的风景好。蔡襄说：“清风敦薄俗，岂是爱林泉？”。恐怕“敦薄俗”是客观效果，“爱林泉”是主观愿望。

中国叫钓鱼台的地方很多。钓鱼为什么要有个台？据我的经验，钓鱼无一定去处，随便哪里一蹲即可，最多带一个马扎子坐坐，没见过坐在台上钓鱼的。“钓鱼台”大半是假的。严子陵钓台在富春江边山上，山有东西两台，西台是谢翱恸哭天祥处；东台即严子陵钓台。严子陵怎么会到山顶去钓鱼呢？那得多长的钓竿，多长的钓丝？袁宏道诗：“路深六七寻，山高四五寻，纵有百尺钩，岂能到潭底？”诗有哲理，也很幽默。唐人崔儒《严先生钓台记》就提出，“吕尚父不应饵鱼，任公子未必钓鳖。世人之名之耳。钓台之名，亦犹是乎？”这是很有见地的话。死乞白赖地说这里根本不是严子陵钓台，或者死乞白赖地考证严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钓，这两种人都是“傻帽”。

对严子陵这个人到底该怎么看？

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钓鱼人，一个是姜太公，一个是严子陵。王世贞《钓台赋》说“渭水钓利，桐江钓名”，这说得有点刻薄。不过严子陵确是有争议的人物。

他的事迹很简单。《后汉书》有传，大略谓：“严光……少有高名，与光武同游学。及光武即位，乃变姓名，隐身不见。帝思其贤，令物色访之，后齐国上言，有一男子，披羊裘钓泽中，帝疑是光……”《后汉书》未说明这是什么季节，但后来写诗的大部认为这是夏天。盛暑披裘，是因为没有钱，换不下季来？还是“心静自然凉”不怕热？无从猜测。于是，“乃备安车元纁遣使聘之，三反而后至，舍北军。”他是住在警备部队营房里的。刘秀派了司徒侯霸去看他，希望他晚上进宫去和刘秀说话。严光不答，只口授一封给刘秀的信，只两句：“怀仁辅义天下悦，阿谀顺旨要领绝。”刘秀说“狂奴故态也”，于是，当天就亲自去看他。严光躺着不起来，刘秀就在他的卧所，摸摸严光的肚子，说：“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为理耶？”严光不应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张开眼睛看了光武帝，说“昔唐尧著德，巢父洗耳，士故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？”帝曰：“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耶？”于是叹息而去。过两天，又带严子陵进宫叙旧，这回倒是聊了很长时间，聊困了，“因共偃卧。光以足加帝腹上”，确实到了忘形的地步，君臣之间如此，很不容易。

刘秀封了严子陵一个官，谏议大夫，他不受，乃耕于富春山。建武十七年复特征，不至。年八十，终于家。

刘秀有《与严子陵书》，不知是哪一年写的，文章实在写得好：“古大有为之君，必有不召之臣，朕何敢臣子陵哉？惟此鸿业，若涉春冰，譬之疮痍须杖而行。若缙里不少高皇，奈何子陵少朕也。箕山颍水之风，非朕所敢望。”汉人文章多短峭而情致宛然。光武此书，亦足以名世。

对于严子陵，有不足以然的。说得直截了当的是元代的贡师泰：“百战山河血未干，汉家宗室要重安。当时尽着羊裘去，谁向云台画里看？”说得很清楚，都像你们反穿皮袄当隐士，这个国家谁来管呢？刘基的诗前两句比较委婉：“伯夷清节太公功，出处行藏岂必同？”后两句即讽刺得很深刻：“不是云台兴帝业，桐江无用一丝风。”刘伯温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，他当然不赞成严子陵的做法。

对严子陵顶颂的诗文甚多，不具引。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《严先生祠堂记》。范仲淹有两篇有名的“记”，一篇是《岳阳楼记》，一篇便是《严先生祠堂记》。此记最后四句歌尤为千载传诵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；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。范仲淹是政治家，功业甚著。他主张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是很入世的。为什么又这样称颂严子陵这样出世的隐士呢？想了一下，觉得这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两种尺度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。这两面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：立功与隐逸，或者各偏于一面，也无可。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的风度可以使“贪夫廉，懦夫立，是大有功于名教也。”我想，即到今天，这对人的精神还是有作用的。

（摘自《汪曾祺散文精选》长江文艺出版社）